



通识教育丛书

大学生 GE阅读

(第2辑)

王晓纯 吴晚云 ◆ 主编

General Education

汪曾祺
老舍先生
成中英
论“道”与“气”之环境伦理
吴 思
血酬史观：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
林贤治
回首看萧红
郭洪体
“夜色”——纪念海子去世二十周年
柴 静
陈虬不死
福洛肯
接着说与反着说——中西学术传统比较谈
金元浦
转向：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
史仲文
成功教育<成才教育<成人教育
大塚 丰
全球化时代日本大学通识教育的几点思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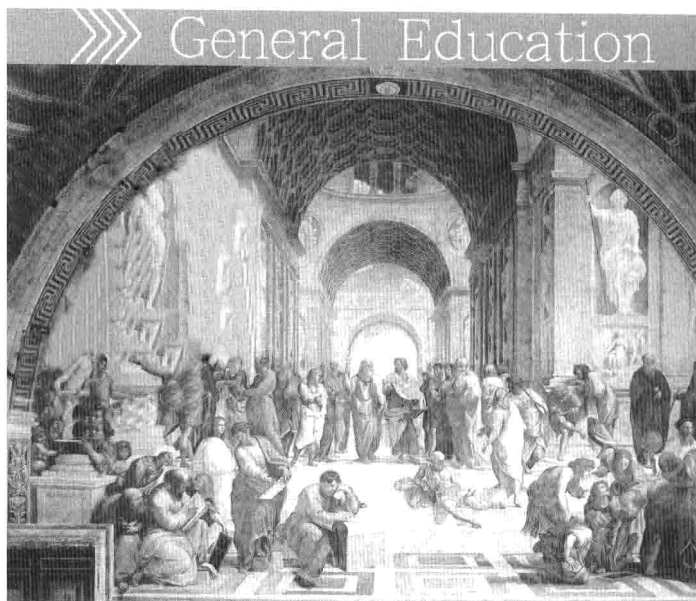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大学生 GE阅读

(第2辑)

王晓纯 吴晚云◆主编


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生 GE 阅读(第 2 辑)/王晓纯,吴晚云主编. —北京: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,2009. 5
(通识教育丛书)

ISBN 978 - 7 - 81127 - 474 - 5

I. 大… II. ①王…②吴… III. 社会科学 - 青年读物 IV. C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5719 号

大学生 GE 阅读(第 2 辑)

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

责任编辑 赵丽华

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

责任印制 范明懿

出 版 人 蔡 翔

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(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)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:100024

电 话 86 - 10 - 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:010 - 65779405

网 址 <http://www.cucp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30 × 988 mm 1/16

印 张 20.25

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1127 - 474 - 5/C · 474 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

翻印必究

印装错误

负责调换

卷首语

本书是《大学生 GE 阅读》的第 2 辑。

《大学生 GE 阅读》第 1 辑出版后,编委会收到不少信息,特别是来自在校大学生的信息,其中,本科生、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反馈信息约各占三分之一。他们喜欢这书,愿意和我们谈体会,提建议。这些体会和建议让我们很受鼓舞。图书市场方面反应也不错,用出版界同仁的术语讲,“这书走得不错。”“走”这个字真的很有神韵。我们也相信这书可以一直走好,继续好“走”。

大学生通识教育,实在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。有前辈学者认为,优质的大学教育,其环境与氛围的影响往往大于课程的影响。而通识教育正是形成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层面。

也有学人说,幸运的在校大学生,是会遇到一位令人心悦诚服的老师,会找到一本令心灵震颤的书籍,会爱上一门终生难忘的课程的。如果这三条都具备了,他们的大学生活一定很充实,很有收获,很幸福,也很快乐,并对人生产生里程碑式的影响。反之,那大学教育就会显得不精彩,甚至不完整。

我们期盼着,读到这书的大学生朋友们,能够爱上这书所评述所推荐所涉及或所引证的那些经典图书。那样的经典书籍,只要读进去一本,便会终身受益,甚至受益无穷。因为经典的作者多为巨人,与巨人对话和交流,是一件多么幸福、多么酣畅、多么惬意的事情啊!

倘一时做不到这一点,我们也期望,这书所登载的文章中,会有一篇成为你们的新朋友,或者引起你们的一点共鸣,让你们会心一笑。

一笑怡然,有这么重要吗?有的。因为这会心一笑是有关于书的,它所代表的常常是你们心灵深处的欢愉与追求。

北方工业大学
《大学生 GE 阅读》编委会
2009 年 3 月 16 日



目 录

大学讲堂

血酬史观: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	吴思(3)
科学与艺术	沈致隆(31)
大学与大道:《论语》开讲辞	柯小刚(52)

专题专论

成功教育<成才教育<成人教育	史仲文(61)
转向: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	
——兼论贝斯特、凯尔纳的《后现代转向》	金元浦(75)
禅的思维与西方后现代哲学的“块茎”理论	邱紫华 陈欣(97)
基督教与近代科学	张文举(106)
零打碎敲说命运	闻章(121)
科学与人文:两种文化的关系	何中华(131)
接着说与反着说	
——中西学术传统比较谈	福洛肯(141)
不怕汉语的英语化,就怕思维的空洞化	瞿华(155)
时间死了	
——永恒与琐碎的自我	赵强(158)
《三国志》与《三国演义》关系三论	沈伯俊(167)
学诗、解诗、作诗	
——由香菱学诗说开	张平仁(177)



《财经》:奥运报道的冠军	庄永志(186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评书评人评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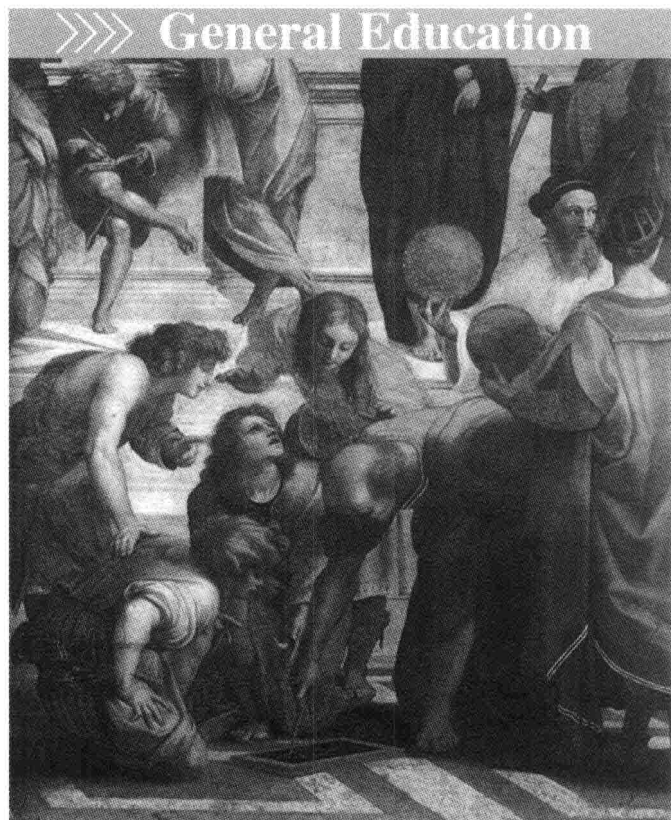
老舍先生	汪曾祺(191)
徐志摩的另幅肖像	邵建(194)
回首看萧红	林贤治(206)
“夜色” ——纪念海子去世二十周年	郭洪体(217)
陈虹不死	柴静(235)
呈今鬻古 埤我避人 ——章太炎文章及其文学观念浅议	史杰鹏(240)
钱穆与苏州中学	周勇(245)
神往渊明	李洁非(253)
千载心香域外烧	王充闾(256)
寻找哲学家的生活 ——读巴特利的《维特根斯坦传》	王俊(262)
“最后两个英国人” ——劳伦斯与福斯特	黑马(267)
推拿毕飞宇的《推拿》:盲目的触摸	夏可君(270)
邝金鼻系列寓言《济公外传》的启示	顾建华(279)
短语书评十二则: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另类品题	街舞小男(283)

海外文摘

论“道”与“气”之环境伦理	成中英(287)
论爱	让-吕克·南希(302)
全球化时代日本大学通识教育的几点思考	大塚 丰(312)

大学讲堂

血酬史观：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
科学与艺术
大学与大道：《论语》开讲辞





血酬史观：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^①

吴思

一、开场白

请各位同学看这个杯子。能看到血吗？你们要是能看到，我就不必往下讲了。马克思能在这里看到汗水，就是人类劳动的凝结，他看到了这一点，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门学问。我们能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，更上一层楼，看出更多的东西来？有可能。至少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，就会发现这个杯子里有血的凝结。

我们都知道，杯子的成本中有一笔税，税有一部分用来建立监狱，供养警察，供养军队。如果没有这笔税，没有警察、军队、监狱等暴力机器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个杯子就不会出现在这里。首先就不会出现在流通领域，在任何商店都摆不住。甚至连商店本身都不会存在，一开张就会被抢光。其次，杯子也不会出现在生产领域。人们知道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被抢走，就不会生产。

如果没有监狱、警察、死刑这些对暴力的震慑物，现在的秩序，现在的建筑样式，这种大窗户，都会发生变化。那时候的建筑样式就是护城河、高城墙、小窗户，外面都是铁条。大家也不会踏踏实实地坐在这里，女同学马上就会感到不安全。

任何一种秩序，背后都潜藏着一种暴力均衡。暴力掠夺是永远存在的选项，它所以没在我们眼前发生，是因为不合算。之所以不合算，就是因为这个杯子和所有产品里包含了一笔供养合法暴力的税金，合法的暴力镇住了非法的暴力掠夺，使非法的暴力掠夺不合算。我们知道，监狱不是空的，死刑的数目也不小，因此杯子必定有血。

总之，各种社会秩序，不管是学校秩序、市场秩序、经济秩序，都建构于一种暴力关系之上，建构于暴力均衡的关系之中。这种暴力均衡像氧气一样，我们整天呼吸着，却感觉不到氧气的存在，至少说不出氧气在空气中的浓度。正如《易经》所说的“道”，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。什么时候你才能知道？一旦氧气稀薄了，氧气消失了，一旦这种暴力的震慑消失了，现存的暴力均衡破坏了，我们马上就能感觉到。那将是天翻地覆

^① 本文系吴思先生于2008年11月13日在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素质名家讲堂演讲稿。



的时刻。

我今天就想揭示这种力量,看看暴力怎样建构了我们社会关系,怎样建构了中国的历史。

我为什么要探究这个话题呢?我估计,各位同学和我一样,从小就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。但是,至少对我们这代人来说,亲身经历的许多事,用唯物史观解释起来不太顺。唯物史观认为,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我们亲眼看到的是这样吗?

今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,而改革开放的第一步,就是解放思想,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。这是最虚的那一部分,属于意识形态领域,属于哲学问题。这就是说,变化从上层建筑最虚的那一部分开始。下一步就是调整农村政策,属于政治领域,还是上层建筑。然后,经济基础开始变化,农村搞起大包干,公社社员变成了自耕农。城市里出现了个体户,随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生产关系改变之后,生产力随之发展起来。大包干了,粮食就够吃了。民营企业发展了,中国制造的产品便如洪水一样横扫世界。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?我们亲身经历的 30 年,明明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,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。

再往前追,共和国的历史一开始就是搞土改。我们怎么谈论共和国的建立?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。这是上层建筑的事。然后才有了共产党。这又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事。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,制定出土地改革政策,于是,地主阶级消灭了;随后,资产阶级消灭了;最后,农民也被消灭了,成了公社社员。这个逻辑依然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,反反复复,折腾了 60 年。如果讲中国古代史,我也可以顺着这个逻辑说下去,解释王朝兴衰,解释井田制,解释洋务运动,等等。

当然,唯物史观有非常高明的地方,这套观点让我们看到以前看不清楚的许多东西,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阶级,有生产力,经济利益非常重要,等等。但是,要理解中国历史,还需要补充一个几乎跟生产力同样重要的东西,这就是暴力、破坏力。我追究破坏力,就是想探询一种符合中国经验的,可以顺畅解释中国历史的理论框架。

这个框架就是血酬史观,其中的核心,是血酬定律。

二、血酬定律的三个要点

1. 什么是血酬

什么是血酬呢?就是暴力掠夺带来的收益。土匪和军阀就靠这个生活。如果说,地主靠出租土地获得的收益叫地租,工人靠出售劳动力获得的收入叫工资,资本家靠投资获得的收益叫利息或者利润,那么,强盗卖命带来的那个收益叫什么?叫血酬。



这是血酬的定义。

有的时候，挖煤工人、伐木工人、渔民和猎人，也要冒生命危险，也要用命换来收入，这叫不叫血酬？不叫，因为这不是暴力掠夺的收益。当然也可以说，他们在掠夺其他物种，他们的收入在广义上也可以叫血酬，但我今天谈的是狭义的血酬，即暴力掠夺——对同物种的掠夺——的收益。

同样，情杀和仇杀也是拼命，杀人游戏也是拼命，而且是对同物种的拼命，但是其收益是什么呢？是精神上的东西。将来，精神收益也许会越来越重要，但在历史上，在匮乏时代，生存资源才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：投入生命，换取生存资源，换取物质财富。这是血酬的主要内容。

2. 什么是定律

所谓定律，一般的格式是：在什么条件下，发生什么事。比如说，在摄氏 100 度的条件下，在一个大气压的条件下，液态水沸腾。用这种格式表达，血酬定律就是：在血酬大于成本的条件下，暴力掠夺出现。

这里涉及两个量的比较。

第一个量就是血酬即收益的价值量，即掠夺对象的价值量。第二个量就是成本付出的价值量。付出的是什么呢？拼命抢劫的人，付出的主要是生命，当然也可能有良心方面的损失，还可能有其他机会的损失。

这两个价值量之间有正比关系。掠夺对象的价值量越高，准备付出的生命等成本的价值量也越高。掠夺对象的价值提高，暴力掠夺的强度或残酷程度也会随之提高。

价值量的提高通常有两条途径：

第一，财富的累积。一百万、一千万、一个亿、十个亿，如此累积起来，价值量越来越大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随着财富的增加，掠夺者也准备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攫取这笔财富。

第二，财富的减少。财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缺乏，比如说，需求还是那么大，水和食物等却越来越少，物以稀为贵，于是价值量上升，更多的人愿意拼命去争抢。

中国有一句古话，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。人为财死，刚才说到了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这里不再啰嗦。鸟怎么会为食亡呢？食物是让它活下去的东西，为什么要为了活命的食物而死呢？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可以解释。

我看过描写动物行为的纪录片，一只鸵鸟，带着几只小鸵鸟，长途跋涉到水边喝水，可是水里有鳄鱼，水边有狮子。鸵鸟就远远地徘徊着，犹豫着。它在犹豫什么？不喝水可能渴死，喝水可能被吃掉，它在本能中进行着死亡率的计算。这种计算无须任何数字，也不用什么语言符号，所谓计算，就是神经元激活程度的比较。比如说，管口渴的神经元的激活程度是 70 分，畏惧被吃的神经元的激活程度是 50 分。一边 70 分，



一边 50 分,口渴压倒了恐惧,鸵鸟就过去喝水。如果它不那么渴,管口渴的神经元只激活了 40 分,而畏惧还是 50 分,鸵鸟就不去喝水,远远地在那儿徘徊等待。当然这是简化的说法,大鸵鸟还会考虑小鸵鸟,许多神经元同时被激活,要做综合比较。

价值量的计算比较,最后落实到人或禽兽的头脑里,就是这样进行的。

3. 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

暴力掠夺不同于生产劳动。世界上就一斤麦子,拼出十条命抢,还是一斤麦子,无论如何也变不成二十斤,暴力掠夺没有这个功能。暴力掠夺只能转移财富,把别人手中的财富抢过来。

因此,血酬的价值,并不能由暴力来决定,要由抢劫对象的价值决定。比如说抢银行,抢劫时可能被当场击毙,抢劫银行的破案率非常高,被抓住以后很可能也要被枪毙,显然,抢银行要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如果银行里有一百万,这条命就值一百万,血酬为一百万。如果银行里只剩一百块钱呢?冒同样的风险,这条命只能换来一百块钱。不会因为冒的险大,血酬的价值也大。话又说回来,如果知道银行里只剩一百块钱,强盗也就犯不上去抢了。

如果抢劫对象不是银行,而是人身,即所谓绑票,这个价值由什么决定的呢?由受害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决定。他有多少钱赎自己的命,他愿意出多少钱赎自己的命。如果绑了一个要饭的,强盗不但不能得到钱,恐怕还得赔几顿饭钱。

三、血酬的成本

现在我用这些要点解释中国的历史。三个要点中,第一个是血酬的定义,没什么可讨论的。重点讨论第二和第三个要点。

首先讨论第二个要点,血酬的成本问题。当血酬大于成本的时候,暴力抢劫发生,那么,到底有什么成本?可能很多同学觉得,这种计算非常冷酷,人总要讲一点道德吧?总还有良心之类的东西吧?不错,人是有道德的,因此,即使抢劫杀人,我们也需要算一算道德成本。

1. 道德成本

道德成本至少包括同情心和正义感。古人说“杀身成仁,舍生取义”,“仁”,大体相当于同情心,“义”,大体相当于正义感。同情心和正义感能让很多人付出生命,可见很有力量。

孟子说: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。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性善论。性善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。当然也有性恶论,荀子说人天生自私,小孩生下来就跟别人抢东西,你拿走他的东西他就哭,可见人性天生就恶。

性善论听起来有点迂腐,如《三字经》念叨的那样:“人之初,性本善,性相近,习相



远。”不过，这个说法可以得到当代神经科学的支持。

我们先说同情心。同情心是天生的，位于灵长目动物大脑中央运动前皮层，一个被称为 F5 的特殊区域，这个区域的神经元叫“镜像神经元”。受试者看到别人做某个动作的时候，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，就好像自己做同样的动作一样。例如，当一个人看见他人被针扎的时候，镜像神经元做出的生理反应犹如自己被针扎。看到别人欢乐或悲伤的情绪反应，受试者的同样的情绪也被激活。^①

同情心是进化的结果。我们有这种能力，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，推测他人的意图，不至于把别人害苦了还不知道。孟子把同情心看做人与禽兽区别的标志。其实，孟子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自大。不仅人类有这个同情心，猴子也有，灵长目动物都有，而且都长在 F5 这个区域。

既然恻隐之心是我们进化出来的本能，同情心就是天然的，无须解释的。不同情，麻木不仁，才需要解释。我们必须把他人从同情范围内排除出去，摆脱心理成本，才能心安理得地伤害他们。这种排除的技巧，可以由观念或意识形态体系完成。

如何泯灭自己的同情心呢？中国古代闹饥荒，经常人相食，还卖人肉。为了对付自己的同情心，北宋的吃人者和卖人肉的还发明了一个词，把被吃的人称为“两脚羊”。这是一种观念技巧，利用这种技巧，人们把受害者推到同情范围之外：他和我们不属于一个物种，他是羊，而羊就是让人吃的，用不着同情。于是吃人的行为被正当化了。这套自欺欺人的观念技巧显然有效，不然不会流行。但作用也有限，在市场上，人肉还是比牛羊肉便宜。据说人肉的味道并不差，那么，价格的差距，就需要用道德成本来解释。这种价格差距，在最无人性之处，顽强地表明了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存在。

“两脚羊”理论，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，发展出不同的版本。例如，杀害某些人，抢他们的东西，就说他们是人渣，是劣等民族，清除他们之后世界会变得更美好。这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说辞。再如，说不同信仰者是邪恶的魔鬼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；说有色人种进化水平低，近似大猩猩；说某些人是阶级敌人，是历史前进的绊脚石，是害人虫，对他们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犯罪，等等。这些意识形态技巧，有助于人们克服同情心，扭曲正义感，其实都是“两脚羊”理论的变种。

还有一种发展方向。不贬低受害者，但拔高加害者，自称天子，是天命眷顾者，负有伟大的历史使命，比芸芸众生更先进更高级，于是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驱使庸众，把他们当做社会试验的小白鼠，当做建立历史功业的材料和工具。

另外，当不同的社会集团进入对立状态时，同情对方，往往意味着损害己方，这时候，对己方的同情心也可以成为更广泛的同情心的克星。

^① 详见《神经元经济学：实证与挑战》，阿尔多·拉切尼奇等著，汪丁丁、叶航等主编，第 33 - 44 页。



抑制同情心的最直接的机制,就是某种欲望压倒了同情心。如果饿得要死了,形成你死我活之势,求生的欲望一般是可以压倒同情心的。因为,相对别人的生命,普通人更在乎自己的生命。比如说,我看你饿得要死,饿到九十分了,很同情你,但我同情心的激活强度只有五六十分。要是我自己饿到九十分,激活强度就是扎扎实实的九十分。如果我看你饿到九十分,比我自己饿到九十分还难受,镜像神经元的激活强度能达到九十五分,我就成了圣人,我会把这碗饭让给你吃。这样一来,圣人的死亡率就会比较高,尘世中的圣人往往先我们而去,上了天堂,世间剩下的大多是我们这些凡人。

现在讨论正义感。

正义感也可以叫良心或良知,就是我们内心判断善恶是非的那一部分。人类的良知或良心也有先天的生理安排,大概位于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。人类的成瘾性行为,像烟瘾、酒瘾、毒瘾等等,都涉及这一脑区,医学上称之为“鸦片报偿区”。看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,大多数人会感到不舒服,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,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,好像过足了瘾。我们看大侠打抱不平感到很过瘾,他们自己也干得上瘾,就是这个脑区在起作用。

那么,作为一种成本,正义感的价值如何估算呢?

实验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实验,叫最后通牒博弈。实验费是十美元,甲乙二人,甲方提出分钱方案,乙方决定是否接受。接受便把钱真分了,否決了就作废,谁都拿不到钱。

经济学推测,甲乙双方都应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,甲方应该提出一比九的分配方案,自己要九美元,只给乙方一美元,而乙方的最佳选择就是接受。如果乙方否決,连一美元也得不到。在实验设计中,这两个人从来不认识,以后也不会再打交道,一锤子买卖,无须考虑下一次。实验结果如何呢?

与经济学的预测不同,甲方大多提出了五五开或四六开的分配方案,乙方大多会否決二八开以下的方案。乙方宁可不要那两美元,也不受这个气。两美元可以白得,却不要,这是为什么?因为不公道。由此看来,人们的正义感至少价值两美元,或者说,正义感的价值相当于分配总额的20%。

但是,假定有一亿美元,甲方自己留九千九百万,给乙方一百万,在座的各位,有人否決这个方案吗?我们凡夫俗子大概都会认这笔账,一百万美元够我们花一辈子了,我们的气性没那么值钱。那么,这是不是意味着,正义感的价值还不到分配总额的1%?

我们再假定,在十美元的实验中,乙方不是教师或学生,而是饥饿煎熬中的乞丐。两美元够他买十斤米面,饱饱地吃上四五天,甚至救他一条命。这时候,他会否決二八开的分配方案吗?如果不会,正义感是否连两美元都不值呢?



无论是按比例算还是按绝对值算都有问题,那么,正义感到底如何计算?

《管子·牧民》说:“仓廩实则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如果仓库满了,温饱问题解决了,不那么缺钱了,你就可能拍桌子拒绝裹着两美元糖衣的不公平。美国大法官是终身制,待遇优厚,如果有人拿一百万美元行贿,让他做出不公正的判决,我估计这个人很难成功。美国大法官不缺这个钱,他更在乎自己的良心和荣誉。对他来说,多一百万或少一百万与生活质量关系不大。反过来,这一百万他收下了,良心不安,地位不稳,他感受到的损失恐怕要大于一百万美元。

如此说来,良心的重要性随着当事人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提高,与物质丰裕程度成正比。这可以算做一条规律。借用管子的大名,叫管子定律。这条定律的生理机制可能是这样的:同情心和正义感与各种物欲并存,争夺主导地位。假如良心的分值是四分,物欲五分,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,相关神经元的激活程度降至三分,而良心的分值不变,物欲主导便转化为良心主导。

回到最初的问题上。道德成本的计算,与钱本身的绝对值或相对比例并无直接关系,需要计算的是当事人心中不同欲望的相对强度和相对分量。人人都有正义感,人人都有物欲,但是激活程度各不相同,这是可以测量也可以计算的,又是因人而异甚至因时而异的,无法一概而论。

更进一步推论,在物欲和良心对主导地位的争夺中,当事人的一般处境似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:

在饥寒阶段,面对饥寒甚至死亡的威胁,在良心将导致饥寒甚至死亡的条件下,多数人的良心都难以占据主导地位,再加上“两脚羊”理论的帮助,暴力掠夺很容易发生。

在小康阶段,多数人仍然可能为了重大的物质利益放弃良心。“两脚羊”理论则是放弃良心的重要借口。

在富裕阶段,物质已不再匮乏,物质利益的边际效用递减得差不多了,相比之下,道德和精神方面的考量越来越重要。如果这时出现暴行的话,“两脚羊”理论就要承担主要责任。

2. 机会成本

任何人去抢劫之前,肯定要盘算一番,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得到一笔钱,比如去打工,去卖血,出售家里收藏的古董,这些方式便是机会成本。机会成本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四类:第一类,流血拼命抢劫;第二类,流汗劳动;第三类,卖身,比如说卖淫、卖血、卖器官;第四类,出售财产。以上四类,简称血、汗、身、财。

这里不讨论卖身的成本问题。卖淫是很古老的行业,但受性别和年龄限制。卖血和卖器官是现代事物,只是小选项。



出售财物,以物易物的成本和收益,经济学早有精辟分析。至于贸易与暴力掠夺的替代关系,在历史记载里,经常可以在商人兼海盗的角色转换中发现,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和贸易交替中也可以发现。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贸易盈利问题和命财交换问题。如果贸易盈利小于命财交换的盈利,商人就会转化为海盗,牧人也可能转化为强盗。一般而论,哪种策略更合算,在什么条件下合算,我在《明长城的投资与收益——“战、守、和”及抢劫的政治经济学》一文中略有分析,这里不细说。

最大的一个选项,通常也是最普遍、收益最高的选项,就是生产劳动。生产劳动是暴力抢劫的主要机会成本。从生命付出的角度看,为了获得同样的财富,流血还是流汗,这是历史悠久的选择,两者之间存在着彼此替代的关系,存在着相当固定的替换率。

流血与流汗的替换率是多少呢?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是:1比1.83。这就是说,折寿1年,等于做苦工1.83年。这个等式是根据2003年几百万中国农民工的选择算出来的。

2002年至2003年,中国挖煤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比建筑工人高出3.89%,年收入也高出2578元。这意味着,1‰的死亡风险获得了662.7元的补偿,1%的死亡风险获得了6627元补偿,100%即全部预期寿命获得66.27万元的补偿。对于现年30岁,还有将近40年预期寿命的中国男人来说,每一年的预期寿命价值1.67万元。这是该年度中国农民工的卖命钱。

卖力呢?2003年,中国建筑行业人均年报酬为9125元,挣1.67万元需要1.83年。这就是血汗替换率的来历: $1.67 \text{ 万元(年命价)} = 1.83 \times 9125 \text{ 元(年工价)}$,年命价与年工价之比为1.83。我把1.83这个数值称为血汗替换率。

血汗替换率1.83的含义是:人们对折寿1年的畏惧,相当于对辛劳1.83年的畏惧。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”只是号召而已,事实上,人们第一怕死,第二怕苦,怕死强度是怕苦强度的1.83倍。

流血和流汗这两个选项互为机会成本。假定劳动收入不变,而卖命的收入大幅度提高,一年死亡率3.9‰,本来只能得到2500多元的补偿,现在增加了十倍,一百倍,一年得到25万元,加入卖命行业的人肯定大幅度增加。如果卖命行业就是暴力抢劫的话,大家发现富人很多,随便就能抢到一大笔钱,警察还不好好干活,破案率下降,被抓住枪毙的可能性与下井挖煤的风险差不多,那么,抢劫者就会大幅度增加。反向变动也有反向的作用。劳动收入不变,卖命的收益相对下降,风险还是那么大,却找不到富裕的抢劫对象,所有人都穷得像叫花子一样,抢他一个窝头他也和你拼命,这时候,暴力掠夺行为就会减少,强盗将转变为劳动者。

假如卖命的收益不变,劳动收益上升,在建筑工地打工,一年收入比下井挖煤还



高,井下挖煤的人就会涌向建筑工地。反过来,劳动收益下降了,一年在建筑工地打工挣9000块钱,现在挣5000块,还不够孩子读书住校,甚至干脆失业了,无处打工挣钱了,劳动者就会转为卖命者。挖煤的活可能也不好找,但抢劫是无须审批的。

我们可以把这套道理称为贼民转化定律,其依据就是血汗替换率,即卖命收益与卖力收益的比较。在血汗替换的常规均衡形成之后,对任何一方面有利的倾斜,都会引起卖命者增加或卖力者增加的后果。血汗均衡变了,社会上良民和盗贼的比例关系就会发生变化,许多相关行业的人员分布都会随之改变。

我所用的数字,来自2003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和死亡率统计,我不知道据此算出的血汗替换率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。但我算了一下美国煤矿工人的血汗替换率,他们是1比1.78,与中国农民工非常接近。于是,我猜这个替换率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。这些内容,我在《中美煤矿工人的命价》和《血汗替换率》一文中有一比较详细的考证,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。

3. 暴力对抗的成本及其对社会制度的影响

抢劫还有别的成本吗?任何强盗都会想到,我会不会遭遇当事人的反抗,我会不会被警察抓住,我会不会遇到其他强盗的竞争。这三个方面都是暴力对抗带来的成本。暴力对抗将导致暴力掠夺者的伤亡。与暴力掠夺相伴随的伤亡,就是这种生存策略的核心成本。

暴力掠夺本来是一种生存策略,目的是提高生存概率,降低死亡概率,改善生存发展的条件,但其成本的计算单位却是死亡率,成本和收益的评估简单易行。例如,未来一周内饿死的概率是80%,暴力掠夺成功或死亡的可能性各占一半,即死亡概率和生存概率都是50%,那么,在不计算道德成本的条件下,孰大孰小,何去何从,应该一目了然。

在真实生活中,计算单位要复杂得多。死亡大体是一样的,伤残则各有不同。缺胳膊断腿,脑震荡,瞎眼失聪,如何比较?不同程度的伤残与10%的死亡概率又如何比较?再复杂一点,未来一生的富足,与断一条腿,孰轻孰重?要比较和计算这些不同的东西,我们就得抽象出某种共同性,例如“价值”。衡量价值的尺度,可以选择货币、粮食,也可以选择人命或其他以人为中心的单位,如生命年、劳动日、神经元激活程度等等,说来话长,这里不展开讨论。

发生暴力对抗之后,人们总要争取胜利,避免失败,获取更高的价值,同时设法降低成本,减少伤亡。顺着这条思路解释历史,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。从暴力竞争的角度可以比较顺畅地解释一些社会制度的变迁。

(1) 部落的来历

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胜利的概率?能够把别人的东西缴获过来,而自己不成成为别